

躑躅

清晨，恆傑即到了學校，心想有大塊時間可以準備教材，才下車，望見教學大樓冒出黑煙！

他立刻衝向三樓，這時林主任和工友老王出現在另一端的樓梯口，直奔出事的教室，驚見走廊和樓梯的牆被紅色的噴漆胡亂塗鴉，刺眼的「殺」、「死」、「恨」字猖狂地寫在牆上！教室裡的桌椅東倒西歪，書籍、簿本散落一地，有張桌子在悶燒，冒出嗆鼻的濃煙，火苗正努力竄出、壯大，老王趕緊提著滅火器跨步向前，將火撲滅，凌亂的現場，慘不忍睹。

三個人迅速清理現場，林主任吩咐老王快點把牆面上醒目的字粉刷過，恆傑則去總務處搬來新的課桌椅，燒毀的桌椅移去聚寶屋藏著。

「這件事情由我來處理，恆傑、老王你們不要多事。」

「是的，我們知道。」

校園裡的人們若無其事開始一天的作息，沒有人提起教室焚燒的事情，一切就像被滅火器的粉末給阻斷、滅熄一樣，銷聲匿跡。

驚魂未定的恆傑，訕訕走回停車場，拿一早匆忙丟下的早餐和背包，經過花圃，他看見杜鵑花叢已經有花苞妝點，即將舞動盪漾的柔情包藏著春意。

離開學校六年了，再次回來竟然是實習老師的身分，學務處的林主任擔任他的行政實習指導老師，蔡老師是專業實習指導老師，湯老師則是導師實習指導老師，這幾位師長都是恆傑以前的任課老師，對他的過去瞭若指掌，想不到好不容易脫離管教，現在又落入他們手中，心情五味雜陳。

學校的師長們和他都很熟，做起事來又乾淨俐落，雖然同期有十五位實習老師進來，老師們什麼事情都喜歡交代他，他總是穿梭於各處室之間，提供協助。其他的實習老師也以恆傑為主，儼然是帶頭的老大哥。

「我兒子自殺了！我要你們學校賠！」 話筒傳來婦人聲嘶力竭的哭吼聲。

「家長，請慢慢來，妳的兒子叫什麼名字？那一班的……現在孩子在哪裡……」

「恆傑，到門口找值日教官，開你的車，我去向校長報告一下，我們一起到醫院看學生，快點！」林主任掛上電話，不假思索地交代恆傑。

恆傑從座位上彈起，嘴上還啃著燒餅油條。

來到急診室的門口，林主任立刻前去了解學生的情況，教官則上前安慰焦急的家長。

「你們學校怎麼搞的，竟然規定三次不交作業就要記大過！」

「石太太，妳可能誤會了，我們不會這樣做的。」

「有就是有，害我兒子擔心作業寫不完，嚇得不敢睡覺！」

「石太太妳先息怒，這事我回去會向導師問清楚，先聽聽醫生怎麼說啓邦現在的狀況。」

「這全都是學校的錯，我們啓邦很乖的呢！他什麼事都會跟我說。一大早我去叫他起床，沒有回應，推門進去發現房間內沒有人，窗戶全開，走到窗前，我發現他躺在花圃！天呀！他竟然跳樓自殺！我要你們給個我交代，你們要賠我的孩子！」

恆傑覺得石太太一點都不在意啓邦的死活，開口閉口嚷著要學校賠償，人命可以用錢論價的嗎？

林主任是恆傑以前的地理老師，是對教育懷抱理想、有無限熱情的人。恆傑是學務處的常客，每當教官不留情面地在辦公室斥責他，林老師會適時出面緩頰，免得恆傑繼續挨罵；當他罰站在走廊上時，如果碰到上地理課的時間，林老師都會要求主任教官讓他回教室聽課。

「上什麼課啦！罰站發呆還比較輕鬆。」

「聽多少是多少，總會有用的！」

「對我沒有用呀！」

「未來的事誰知道，呵呵呵……」

校園內的杜鵑花恣情展放，朵朵爭豔，每次送公文都會往返杜鵑花叢好幾回，恆傑對於這些花兒再熟悉不過，花心有紅色斑點的是艷紫杜鵑，白色花瓣而花心帶有青黃色的是白琉球杜鵑，而白色帶有紅色斑點或條紋的是雪白杜鵑，有著粉紅色花瓣帶有紅色斑點的是粉紅杜鵑。

春去春來，花開花落，恆傑可是從國中看到高中呢！

恆傑很少流連欣賞，他認為這些花太矯作了，型態優美卻帶有毒素，誘引人心卻又不讓人親近。

「你人在哪裡？老師現在就去幫你！」詹老師踩著高跟鞋在走廊上快跑，一手緊握手機，一手撩起長裙往教室的方向衝，她眼角餘光掃到送公文中的恆傑，喊著恆傑快跟我來，接著消失在樓梯口！

「老師，陳婷在廁所昏倒了啦！」跑到三樓的教室，有名學生對著詹老師嚷著。

詹老師回過頭看見跟上來的恆傑，鬆了一口氣。

「恆傑，幫我把陳婷揹到保健室去。」

「好的，沒問題。」

「班長，你到學務處替陳婷填寫外出單！值日生，快點去整理陳婷的書包！」詹老師俐落地做了交代，隨即轉身往樓下跑！

保健室沒有人，校護不知道跑去哪裡串門子了！

輕輕把女孩放在床上，對於這個未成熟的身體，恆傑很感興趣，比起纖艷欲滴的花朵，含苞待放的蓓蕾更讓他興奮，白色的制服使粉紫色的內衣若隱若現，

引起他體內有股熱流往下竄，一雙白皙的腿露在短裙外，動物性的本能驅使他伸手撫摸，光滑的小腿上有擦傷，是昏倒時弄傷的吧！貪婪地往上摸，沿著大腿滑進裙擺裡的私密處，好好愛撫一番，妄想更進一步時，門口傳來急促地腳步聲……。

陳婷的家長把孩子接回家後，保健室反而熱鬧起來了！

詹老師跑回辦公室時不小心拐到腳，整個左腳腳踝紅腫不已，她們班的班長去學務處申請假單時，還沒推開門就急著進去，結果鼻樑狠狠地撞上門框，鼻血直流！

「非常抱歉，給你們添麻煩了！」

「從監視錄影帶發現偷東西那個人，還穿著你們學校的運動服，我本來是要報警的！」

「對不起，對不起，這件事請交給學校調查，我們一定會揪出那個學生，予以嚴懲！我立刻派教官到現場了解。請問那件物品多少錢，我們學校埋單。」

有名學生在校外偷竊，事後被店家發現，通知學校，林主任吩咐恆傑立刻載著教官去處理。

「等我逮到那個臭小子，我一定要好好修理他！恆傑，去學校對面的超商問看看，可不可以借機器讓我們播放錄影帶。」教官氣沖沖回到學校，馬上展開調查。

「教官，對面超商用的是新式機型，沒有辦法播放我們的帶子。」十分鐘後，恆傑回來報告結果。

「那你還不快去找可以播放的機器，別杵在這裡！」

「是——的——」恆傑心不甘、情不願地跑去設備組找器材。

教官一直視問題學生為眼中釘、肉中刺，恨不得將他們從校園連根拔起，即使是小小的錯誤，他都要窮追猛打，以前讀書時，恆傑可是黑名單上的頭號人物，教官對他三天一小罵，五天一大罰，想盡辦法要攆恆傑出校門。

「各位老師，請仔細看看錄影帶中的學生，認不認得出來是誰？」林主任召集全校導師在視聽教室。

「畫面有點模糊，看不清楚……」

「怎麼是黑白的？」

「只有背影和側面，很難認吧……」

「各位老師，請發揮你們的聯想力，猜對有獎啦！」

恆傑在一旁協助錄影帶的播放，看著老師們七嘴八舌忙著「猜猜我是誰」，心想，這小子落到教官手裡，鐵定吃不完兜著走！

許老師越看越不對勁，悄悄離開視聽教室，過一會兒，她氣喘吁吁回來，輕聲告訴林主任，畫面中的人已經找到了，是她班上的柳明俊。

柳明俊來到學務處，態度傲慢，不承認自己的罪行，教官氣得破口大罵，指著錄影帶中的影像，罪證確鑿，他才改口，不過口氣依然很衝。

「偷一片遊戲光碟又不會怎樣！」

「你這小子是什麼態度！」

「哼！」

「偷竊，還破壞學校名譽，是要記過處分的！」

「隨便你啦。」

這時，柳明俊的爸爸出現在辦公室，一身 ARMANI 的西裝，配著 OMEGA 腕表，氣派極了，知道兒子犯了錯，神情冷淡，悠悠地說：「多少錢，我們賠就是了！」

恆傑看到教官吃癩的模樣，強忍笑聲，差點沒有內傷。

那小子之後每天去輔導室報到，恆傑送公文去時，看他不是悠哉地喝茶、吃點心，就是閒適的聽音樂、翻雜誌，被伺候好好的，他偷竊的事好像完全沒有發生過。

「喂！柳明俊你都不用上課嗎？」

「上個屁！」

「學校你家開的喔！這麼隨性。」

「我爸是家長會副會長，和校長又是拜把的，重要的是，每年我們家都捐不少錢給學校喔！這樣才能當萬年副會長，哈哈！」笑聲中充滿不屑和鄙視。

學校為他偷竊事件想了婉轉的理由，輔導室在報告書中提到，那名學生因為患有「強迫症」，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，偷東西是迫不得已的，會安排輔導老師定時予以關懷、輔導，還煞費苦心為他弄張醫生診斷書。

「這回事情可糟糕了！石啓邦自殺未遂，他媽媽揚言要找議員來開記者會！」

「天啊！責任不能全部推給學校。」

「這都怪我不好，嗚嗚……」

「蘇老師別自責，你並沒有做錯什麼！」

「學校不是有替學生投保平安保險，可以替啓邦申請理賠。」

「自殺沒有保險金可以領啦！」

「唉！這事情不能鬧大，一旦被媒體報導，明年我們就不用招生了。」

蘇老師和林主任、教務主任、輔導主任在會客室商討對策，林主任看見恆傑經過窗前，示意他送上面紙和幾杯熱呼呼的茶。

看得出老師們的焦躁，尤其是蘇老師，脫妝的臉蛋都沒有好好補上妝，頭上的髮簪插得歪歪斜斜，連待會要發的考卷也被捏得皺巴巴的。

啓邦是個轉學生，平日沉默寡言，和班上同學沒有交集，下課時間最喜歡趴在蘇老師的辦公桌旁，看著老師辦公，或是聽老師說說教。

剛開始，蘇老師心疼他是轉學生，為了讓他不再恐懼陌生的環境和生疏的同學，多花心思關照他，時常帶在跟前說說話，也安排幾位學生幫著啓邦融入團體生活。

恆傑發現啓邦會在午休時間去辦公室找蘇老師，問些課業上的問題，近日比較誇張，連早自習、課間休息、晚自習都黏著蘇老師，聊些言不及義的話題，大多時間都是靜靜的凝視著蘇老師。

辦公室的老師都笑稱，外頭有「望夫崖」，我們學校有「望師石」！

春日一場大雨，淋濕的校園，顯得有些鬱悶。

恆傑坐在教室的後頭見習蔡老師上課，黑板上率性的字寫著「九江三月杜鵑來，一聲催得一枝開。江城上佐閒無事，山下斲得廳前栽。爛熳一欄十八樹，根株有數花無數。」杜鵑兩字用紅筆強調。

「杜鵑花，又稱為滿山紅、映山紅、躑躅……」蔡老師滔滔不絕地講課，他在台下錄音、做筆記。

當年在校讀書時，恆傑是出名的麻煩大王，成天惹事生非。前天才在音樂教室生火烤肉，煙霧瀰漫，觸動火災警報系統，撒水器將整間教室浸濕，不少樂器因此報銷；昨天他就和隔壁班的同學惡作劇，捅破停車場的輪胎，讓老師們氣得跳腳；今天竟然帶領住宿生，趁著夜晚將燦如堆錦的杜鵑花，剪得光禿禿，毫不留情！

每天總是惹出意想不到的麻煩！

蔡老師是恆傑的導師，學校提出開除處分時，他在會議上力保恆傑，希望學校再給恆傑一次機會。他認為不可以老把問題學生往外推，在校園內，恆傑是頑皮了點，多花時間還能把他馴化；放逐到學校之外，問題學生變成社會的隱憂，成了不定時炸彈，傷了社會和諧，也害了恆傑。

「你以為這樣做我會感謝你嗎？」

「誰要你感謝，我只是覺得這樣做很帥！」

「耍什麼酷呀！」

「彼此——彼此——」

日子一天混過一天，恆傑依然想方設法的搗蛋搞鬼。

「任恆傑，你過來！」

「幹——嘛啦。」

「你的書包借老師瞧瞧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別人的書包都很厚實，你的書包出奇得扁！」

「看就看嘛，你很煩咧！」

「上學不需要帶刀吧？」

「放學後就需要了！」

「不能不去嗎？」

「不行，這攸關男人的道義和面子。」

「會被退學的！」

「我本來就不想待在這裡！」

「把刀留下，回教室上課吧。」

蔡老師很少對恆傑訓話，即使知道他下課後要去鬧事，搞不好還得火拼一場，卻用這麼簡短、從容的對話帶過。

放學後，恆傑一夥人和死對頭出現在鄉間的廟前，場面僵持不下，雙方都不肯退讓，最後談判破滅，一群人正準備幹架，這時蔡老師從小廟的後方走出來。

「嗨！王穆德。」

「老師好！」對方帶頭的朝著蔡老師大喊，還擺出敬禮的姿勢。

「好久不見，王穆德，混得不錯喔！」

「嘿嘿！哪裡哪裡。」

「做什麼？這麼大的陣仗。」

「沒有啦！和幾個兄弟在這邊談事情。」

「這樣呀！」

「請問，老師來這裡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喔，想請你好好照顧那邊的幾個學弟。」

「連老師都來了，我還能說不嗎？」

其他人還不明白事情的究理，蔡老師說完話，從背包取出兩條香煙交給王穆德，逕自離開，恆傑更是被眼前的畫面，震攝住！

「搞什麼！爲什麼多管閒事？」

「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而已。」

「你這樣突然出現，萬一被砍怎麼辦？」

「我很清楚我在做什麼！你呢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這件事情之後，恆傑這個麻煩鬼，被蔡老師收服，開始認真的上課了。

現在想想，能再次坐在台下聽老師上課，真是不容易，恆傑給台上的老師一個崇敬又肯定的微笑。

不知道校園的杜鵑花有沒有被驟雨打落？待會下課後去看看「花中西施」吧！

恆傑開著車送林主任、教務主任和蘇老師去醫院探病，啓邦的母親一看見學校的人，馬上變了一張臉，皺起眉頭，眼角下垂，嘴角往下拉，右手捶著胸口一副痛心的模樣，左手死命抓扯蘇老師。

「你們要怎麼賠我！我的寶貝兒子呀……」石太太哀號的聲音很嚇人，淚水卻沒有幾滴。

「石太太妳別這樣，這是我們的一點心意，請先收下，祝福啓邦早日康復。」

紅包一出現，石太太的哭號聲停了，啓邦的哥哥連忙拉開失態的媽媽，在病房一角和她吵了起來。

「媽，弟弟今天會這個樣子，都是你的錯，怎麼可以怪學校的老師！」

「你說這什麼話？」

「要是妳讓弟弟去念他想要讀的高職，不強迫他讀普通高中，他就不會想不開！」

「媽媽是為他好，我希望他可以考上好大學，將來才有好的出路。」

「妳認為的好，並不是弟弟需要的，那是妳自以為是的作法。」

「要怪就怪學校給啓邦太多的課業壓力，你看，不然學校怎麼會送慰問金來。」

「媽！」

恆傑看著病床上的啓邦，除了身上多了許多繃帶，他和平日一樣，沉默，慘白的臉顯得有些落寞，石先生忙著和林主任、輔導主任討論後續相關事宜，蘇老師正和石太太說話，沒有人靠在啓邦身旁，關心他是不是醒了？傷口會不會痛？

「石太太真難纏！還是石先生明理，他們暫時打消開記者會的念頭了。」

「石先生很感謝我們對啓邦的關心，不過，以他們的經濟狀況而言，醫療費是筆龐大的負擔。」

「我們能幫忙的地方就盡力吧！畢竟真正受苦、受疼的是啓邦。」

「接下來要怎麼做？」

「學生平安保險，如果是意外造成的傷害，可以獲得理賠。」

「我探聽過了，醫生的診斷書只敘述病情，不會提及動機。我想就這麼說吧！啓邦清早靠在窗台讀書，一陣大風吹飛書中的夾頁，他一時心急，撲向空中飛舞的紙張，就這樣不小心從三樓摔下來！純屬意外啊！」

恆傑深感佩服，握著方向盤的手興奮地顫抖。關於啓邦自殺的事，林主任編了一個精采的說法，竟然能想出這麼妙的理由，薑還是老的辣呀！

六年不見，林主任對於教育依然用心、熱情，總是樂在其中，面對棘手的問題不躁不怨，求得圓滿。

選擇回母校，恆傑掙扎很久。

這個學校他待了六年，在熟悉的環境下實習，一定能如魚得水，優遊自得，但是，學校的老師太了解他的過去，師長的眼光、評價對他是沉重的負擔，雖然他已經不再是當年任意妄為的樣子，那段慘澹的時光，依然烙印在心裡。

「恆傑，找到實習的學校沒？」

「還在考慮……」

「回學校實習啊！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我當你的專業實習指導老師，就這麼說定了！」

同學會時，和蔡老師簡單扼要的對話中，恆傑得到了支持，他決定回來試試看。

恆傑今天留校幫忙看晚自習，敲鐘後有學生遲遲未回到教室，他趕緊去運動場找找。

昏暗的田徑場，傳來稀疏的腳步聲，兩個一高一低的黑影在跑道上慢慢飄動著，恆傑想起他在此當學生時，學校附近都是公墓，鬼怪魍魎的傳說從沒少過，這幾年雖然開發成公園、住宅區，人氣鬧熱，但是天色已晚，讓他渾身起雞皮疙瘩。

站在杜鵑花前遲遲不想邁開腳步，鬼魅的花叢，讓他想起之前教學示範時講述的故事。

話說江蘇鎮江的學林寺，杜鵑花盛開燦爛如紅霞，美不勝收。有一天，周寶向殷七說：「學林寺裡栽種這麼多杜鵑花，只有春天才能欣賞，太可惜了！不知園裡的花神，能不能使杜鵑花在重九那天綻放？」當天夜裡，殷七夢見一位嬌美女子對他說：「我可以讓杜鵑花在重九怒放，可是不久之後它便要回歸天庭！」第二天，寺裏的杜鵑花果然繁花似錦，讓周寶、殷七大為驚嘆，沒多久，學林寺竟然失火，寺中一片火海，杜鵑花也被火勢吞噬，蕩然無存。

「咦！……失火……」

「任恆傑，別無思亂想了，快點把學生找回來。」恆傑自言自語，往操場走去。

黑影繞著跑道兜圈，慢慢往恆傑的方向靠近，他深深吸口氣，心裡踏實多了，對著操場喊著。

「這麼晚了，在哪裡做什麼！」

「老師好……」

「嚇我一跳，你們兩個人怎麼不回教室讀書？讓我到處找，也不告訴我一聲。」

「我們在跑步。」

「這麼晚了，還跑步？」

「他有憂鬱症，出來跑跑步，轉移注意力，才不會胡思亂想。我是陪他跑的啦！對不起，忘了和老師說一聲。」

「對，跑得精疲力竭，這樣我回家才不會拿刀割腕。」

「憂鬱症不是吃藥就可以了嗎？」

「不能一直吃藥，那會影響記憶，我還要聯考耶！」

「那你把刀子藏起來不就好了？」

「沒有用，我會控制不住，翻箱倒櫃的找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們慢慢跑，放學前十分鐘要回教室。」

「好呀，謝謝老師！」

「現在的學生還真不簡單，要拼聯考還要對抗憂鬱症……」恆傑看著慢慢跑遠的身影，心中有點心疼。

站在講台上，看著埋首苦讀的學生，曾幾何時，他也是無奈地坐在台下，心

中卻熱血沸騰，三不五時挑戰老師的權威，試探校規的極限，此時，他卻成爲實習老師，必須學著護衛規矩，執行規則，包容學生的想法、作爲。

「主任好，賞花呀！」

「是呀！再不看花就要凋謝囉。」

「實習老師的工作還習慣嗎？」

「不錯，和主任學了很多。」

「好好幹吧！你可以的！」

「主任，請問一下，那間教室的縱火案，後來知道是誰做的嗎？」

「喔！那件事啊！」

「都沒再聽到主任提起，其他老師們好像也不知道這件事。」

「清晨六點多，還有誰能做這種事，你也住過宿，你說呢？」

說完，林主任一邊哼著「淡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畔，多美麗啊！」一邊巡視校園。

恆傑，對著杜鵑花叢，笑了笑，開心地走回辦公室，準備他下午的教學示範課程。